

Vera Koo: What I Learned on Broadway

Women's Outdoor News, Published October 3, 2018, Regular Chinese

觀百老匯音樂劇有感

我喜歡接近熱力四散的人事物，也因此，我非常喜歡去紐約；時報廣場明亮的燈光，那裡的喧嘩、人潮與五顏六色，無一不叫我喜愛。

《比安奇盃》比賽季一結束，我就參加了一個以觀劇為主題的紐約旅行團，今年我是第二度前來----一連兩個夏天我都沒缺席。我一向喜歡百老匯的表演，這次我一共看了五場。



《冰雪奇緣》是其中高潮之一。這部劇的製作真是富麗的令人目不暇給。在觀賞這部歌舞劇之前，我看過它的電影版，因此劇情不陌生，但是看到它的舞台呈現，完全是不同的經驗；特效、燈光和舞台設計在在令人耳目一新，感覺真是只合天上有。舞台設計的才華流露無遺，完全是最高乘的藝術創作表現，頗有可能是我在百老匯看過的最佳戲劇。

但令我感慨萬千的是《樂隊到訪》；我感觸良深，部分是因為女主角蒂娜而起。

劇情的中心是一支埃及警察組成的樂隊到以色列來表演。他們原本應該到一個叫做佩塔提克瓦的小鎮，但陰錯陽差，巴士把他們載到了偏僻的小鎮貝特哈提克瓦。

小鎮的居民蒂娜美麗迷人、慷慨大方，在鎮上經營了一家咖啡店，她對迷途的樂隊，既是地主又是導遊。在樂隊停留小鎮的那個夜晚，她跟樂隊指揮特維菲戈一見如故。

特維菲戈是個古板的人，觀眾得知他的愛妻、愛子都已不在人世，但是在一頓晚餐席上，特維菲戈與蒂娜相逢恨晚，他的角色不斷隨著劇情而變化，因為蒂娜的緣故，特維菲戈變得願意吐露心聲。



飾演蒂娜一角的是卡特里娜·藍克；因為蒂娜一角，她榮獲二〇一八年《東尼獎》音樂劇類最佳女主角。她對蒂娜的詮釋演和出令我著迷不已，非常認同她所飾演的角色。

對自己該有什麼樣的人生，蒂娜有夢想，也有願景。但婚姻以離婚收場讓她一直背負創傷，她感覺自己人生的現實情況與希望不符。

當她唱著「就是這麼回事」時，顯然就是她在劇中早先的吟詠「歡迎來到不毛之地」的迴聲。蒂娜對自己屈就在貝特哈提克瓦當個小咖啡館的店東，並不滿意。

她針對樂隊本來的目的地唱著：「佩塔提克瓦，這樣的城市！人見人愛！多少樂趣、多少藝術、多少文化！佩塔提克瓦，P字開頭的城市。你所在之地不是佩塔提克瓦，這樣的城市無人聽過；沒有樂趣、沒有藝術、沒有文化。這裡是貝特提克瓦，B字開頭！」

「就像悲慘無趣、無色... 無聊的字眼裡都有這個字母！」



劇中人不乏類似蒂娜者，渴望在自己的人生裡擁有不一樣的人事物。在貝特哈提克瓦停留一晚後，特維菲戈帶著他的樂隊上了巴士，繼續前往預訂的目的地，蒂娜則留在她居住的小鎮。

觀畢，我心中思忖著蒂娜的結局；特維菲戈讓她燃起一絲希望的火花，我衷心希望她不要讓這火花不至熄滅；我盼望她能夠追逐自己人生的夢想，而不是甘於現狀。

她容顏未老，天資聰穎，無需接受那種令她落落寡歡的命運；她仍然有充分的時光去摸索新的機會。

《樂隊來到》一劇提醒我有時人生並非照我們所計劃的那樣，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但我們不必接受一生就此蓋棺論定；面對挑戰，一一去竭力克服，追逐能帶給我們快樂的夢想。

我們若不滿意人生「就是這麼回事」，人生「就是這麼回事」的態度我們就斷斷不能接受。



我喜歡在紐約看表演的一個原因是舞台上人渾身解數。從演員到導演、設計和舞台工作人員，個個都在才藝巔峰；若非頂尖的佼佼者，是沒有辦法在紐約的戲劇表演環境中生存的。

我愛看一流的表演，一流的演出最能激勵人心；它讓我願意卯足全力、竭誠悉心的付出，無論做的是什麼。

往來皆有才、好學之人，人人皆應如此勵志。要做到這一點，你不需要到紐約去；榜樣在世界個各個角落、各行各業、各個階層之中都找得到，

見賢思齊、截人之長，人人做得到；接近賢才、有志和樂觀之士，會激發我們提升人生的心志。

我寫此文並不是鼓吹大家都搬到紐約市去，而是主張對自己心之所欲、心頭之夢——不管它們是什麼，保持一貫真誠，直到達成方休。

人通往快樂之路，各有不同。

也許你的夢會引領你到農村做個快樂農夫；或者快樂的定義對你來說是做個舔犢情深的慈母，或者你打算在大城市揚名立萬。



無論抱持的是哪一種夢，千萬不要在未達成就停下腳步；想要追求更美好人生、想要更接近快樂和滿足一步，永遠不嫌晚。

蒂娜吟唱的最後一首曲子是「不同的人事物」。

我誠摯希望她找到所嚮往的「不同的人事物」，而且找到後也不會停下追求的步伐。